



艺在勤中练

◎陈顺源

## 紫薇

◎低眉

紫薇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来到人间。红红紫紫的小花，一簇簇伸展在青绿的枝头，那活泼摇曳的眉眼，让被闷热天气压迫得呼吸不动的人们眼前一亮，心上也轻快起来。

花团锦簇，说的就是它，紫薇。远远望去，枝头上的紫薇不像是真的，仿佛绢纸扎起来的。缭绕在枝头，一堆堆一层层，像云。紫的浅紫，红的肉红。一枝花梗上，几个小花管骨一般撑着一簇簇蜷曲又舒张的花瓣，边沿的小锯齿细细碎碎，有点像变薄版的鸡冠花，

跟“薇”这个字很配。

春花离去已经很久，夏已经很深。入目皆是单一的老绿，人也审美疲劳了。天气也热了好久，到了一种严酷的程度。挂在高空的厉神，向大地投下拷问的火焰。热浪在无声的人间蒸腾，事物们仿佛都陷入挣扎的梦境。这时候，不经意在院子的后墙处看到紫薇在风中摇曳，那讨喜的颜色，让沉闷的夏天透了一口气，苦旱的灵魂里意识到雨意。

想起紫薇树在冬天的风中摇曳，瘦瘦高高，家家常常的样

子，而今它竟是花云缭绕，便高兴起来，幸亏没有在冬天把它伐掉，所以它才能在夏天鲜亮人的眼睛。

独占芳菲当夏景。这便是紫薇。

紫薇又叫痒痒树。据说只要一挠紫薇的枝干，它就会全株抖动，像被挠了痒痒。

一个下午，特地去后院挠紫薇。扒拉开它那长椭圆的叶子，挠它的枝干，像挠胳肢窝。挠来挠去，紫薇并没有抖动，更没有把抖动传递到全身，像一个被挠痒痒的人那般咯咯地笑。

## 焦麦屑的记忆

◎蒋春昇

最近，新村住户自发建立起来的购物微信，发出了一则“焦麦屑”的广告，这则广告好似一把神奇的钥匙，瞬间就开启了我那已然尘封许久的记忆之门。当我拿到焦麦屑的一刹那，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香味犹如一阵强劲的风，扑面而来，仿佛穿越了悠悠时空，一下子就将我带回到那些遥远得如同隔世的日子。

在我们南通地区，尤其是那些上了一定年纪的人，对焦麦屑一点儿也不陌生。它除了被叫作“焦麦屑”之外，还被称为“焦屑”或者“焦面”。焦麦屑的制作工艺相对而言比较简单，然而却十分讲究炒制的技巧以及火候的掌控。南通地区的人们在制作焦麦屑时习惯使用元麦，当然了，小麦和大麦也是可以拿来用的。首先，必须要选取新收获的元麦，用淘箩等工具将麦子仔仔细细地清洗干净，把灰尘和杂质统统去除掉。接着，将清洗得干干净净的麦子放置在温暖阳光下进行晒干，这样是为后续的炒制做好准备。然后，把晒干的麦子放入烧热的铁锅里，用文火慢慢地进行翻炒，与此同时，还需要快速地上下翻动，以此来确保麦粒能受热均匀。在炒制的

整个过程当中，必须时时刻刻留意火候，小心谨慎地避免麦粒出现夹生或焦黑的情况。当麦粒变得金黄灿烂，且散发出浓郁醇厚的焦香味时，就能起锅了。接下来，将炒熟的麦粒放入石磨当中磨成细腻粉末，就成了焦麦屑。磨好的焦麦屑还需用细箩筛进行过筛，这样做是为了去除其中杂质，从而提升口感。焦麦屑的食用方法极其方便，用开水一冲，再用筷子一搅拌，整个屋子瞬间就会充满焦香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国家遭遇了自然灾害，物资匮乏短缺，食物都是凭借票券来供应的。那时，农村户口是没有豆制品、食品等票券发放的。我的二姨从南通城嫁到南通县观音山北部的项家桥地区，姨夫在上海工作，他的父亲时而会到我家取豆腐票、煤球票等，每次来我家都会带来一些农村土特产，其中就包含焦麦屑。每当他带焦麦屑来我家时，一进门，我们立刻就能闻到那香喷喷的焦麦屑味道。焦麦屑也是农家至重要的充饥食品，那些出去挖河、参加劳动的人们，总会带上焦麦屑和开水瓶，用热水冲泡后的焦麦屑，温暖着他们的肠胃，也慰藉着他们身心的疲惫。南通城里人向来习惯食用

大米，在国家困难时期，口粮供应会搭配番芋干、面粉等，在搭配供应用面粉时，不少人家会把面粉拿来炒制做成焦麦屑。刚开始时，一些居民家里在炒面粉时缺乏经验，不是炒得半生不熟，就是炒得焦过头了。当年，父母亲在炒面粉时，我都会围在炉灶旁目不转睛地观看，看着父母亲不停地翻炒面粉，那小心翼翼、全神贯注的模样，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南通城里有不少人家常常是焦麦屑加上咸菜，就构成了一顿饭菜。有时没有咸菜，就在焦麦屑里加点糖精，要知道，当时白糖、红糖都要凭票供应，且成本高，一般人家根本舍不得放。每次吃完焦麦屑时，都会用舌头将沾在碗上的焦麦屑舔得干干净净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真是有点令人忍俊不禁。

如今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，食品种类丰富多样，焦麦屑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。但它所代表的那份淳朴和美好，却永远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内心深处。它不仅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承载着浓浓乡愁和珍贵记忆的文化符号。它是我们南通人的骄傲，是我们南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让我们一起用心珍惜这份宝贵记忆，一起努力传承这份独特文化，让焦麦屑的香味永远飘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

玉兰  
一瓣

江海  
风物

## 如东浅水湾

◎陈祖明

江海  
风情

七月月中旬，驱车两小时来到如东。如东朋友热情相迎，并陪同观光。在我没来如东之前，只知道如东在黄海边，其他没什么概念。一来如东，才知我来对了，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，如东就像黄海边的一颗璀璨明星，闪耀着她的光芒。让我们驻足停留时间最长的要数掘港镇的浅水湾。

浅水湾位于如东城北区，公园占地面积20公顷，湖泊占8.8公顷，是如东城最大的一座综合性公园，一块光溜溜如卧牛的巨石上刻着“浅水湾水上公园”七个镏金大字。一踏进浅水湾公园，就被眼前旖旎的风光蒙住了：这是苏北还是江南？眼前仿佛出现了扬州瘦西湖之景、南京玄武湖之景，还是苏州的某处景点？我们来得刚刚好，今年夏天，出现了晚热，还下起了小雨，整个浅水湾就被笼罩在雨雾蒙蒙之中，引人入胜。

一行人撑着小雨伞在湖边的甬道上慢慢走，边走边聊边观景。如东朋友说：这浅水湾原本是香港的，如东为了打造一个浅水湾，专门请了国内的许多著名建筑专家。如东有本杂志叫《扶海洲》，有人提议改名《浅水湾》，名字淡淡的，清丽、典雅，也不错，有一定代表性。甬道边、湖边绿草茵茵，各种花木点缀其中，绿色、环保、自然，淡淡清香扑鼻而来，沁人心脾。我一直注视着“浅水湾”的水，它是不是真“浅”？还是有其他用意？为何不取名“深水湾”？也许，如东有黄海相伴，有太多深水，没必要去重复。在一个人居的环境中去打造人们喜爱的休闲场所，应当别出心裁，造一个独特景点，就来个“浅水湾”吧！把江南景致移来，有诗意；把香港的名取来，寄托着发展。浅水湾的水，有许多绿色植物的映衬，是浅绿色的。

湖边有石条护栏、有倒垂的杨柳点着水，曲桥连着拱桥，曲桥边有伞形的休闲亭。拱桥名叫“清溪桥”，如长虹卧波，伏在这一湾烟水之上；也如一条玉带，把湖两岸的景致相连。在这烟雨中走，过了曲桥，上了清溪桥，让我不得不想起戴望舒和她的《雨巷》，手中的小雨伞仿佛变成了油纸伞，站在拱桥上的景致别样优美，如一幅画。抬头远望，湖面上还有一座拱桥，相同的模样，如一对姐妹桥。在桥上伫立，看淡烟疏雨弥漫在湖面上；看对面的拱桥上是否有丁香一样的女孩撑着油纸伞也在看对面的桥；看拱桥下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倒映着一座拱桥，水上一座，水下一座，成了双桥。烟雨之中，仿佛见到明朝文学家冒辟疆挽着“金陵八艳”董小宛的纤纤玉手，来到如东浅水湾赏景。

冒辟疆是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，容貌俊美、风度潇洒。董小宛聪慧灵秀、窈窕婵娟，是秦淮风尘女子中的一流人才。两人厌倦了官场生活和秦淮风光，冒辟疆回了如皋，董小宛先回了苏州。冒辟疆曾有诗：冰丝新扬藕罗裳，一曲开筵一举觞。曾唱阳关酒离泪，苏州寂寞当还乡。此诗寄托着冒辟疆希望董小宛来如皋相聚的意思。在如皋老城，建有一座水绘园，楼台亭榭，假山清泉，溪流潺潺，水若明镜，既秀又雅，真是好风光，不亚于秦淮。如今，在如东又建了一个浅水湾，难道是为董小宛而建？为她能尽享江南风光？董小宛还邀来了好友——常熟柳如是，因为董小宛在苏州受难之时，是柳如是的夫君、明朝尚书钱谦益为她解难的。她们在如东浅水湾“比翼亭”雅集，董小宛尽地主之便，半抱琵琶，弹上一曲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优雅的琵琶声在烟雨朦胧的湖面飘荡。

浅水湾周边有许多漂亮房子。浅水湾公园有许多绿色植物，有许多妩媚的石拱桥。许多飞来飞去的水鸟，飞活了一湾浅水，使其有了灵性。游园，游的是一种情趣、一种意境，或者是联想到与风景相连的故事。如此，游园便多了一种人文情怀。